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二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二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續學統續 清・魏裔介 編撰 一

聖學知統錄 清・魏裔介 編撰 四九

聖學知統翼錄 清・魏裔介 編撰 二七七

道統錄 清・張伯行 編撰 五三三

續學統內編下卷二十二

天台張廷琛補瑕原本

富陽夏成吉貞立增補

山東

淄川賈緒奎
長山班貞雯
長山賈鳳芝
長山賈致遠
校刊

諸生閻百詩先生若璩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自五世祖由太原徙居山陽。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生員一時名流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百



備藏

續學統

內編下

卷二二

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文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試博學鴻詞科不第。顧寧人出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於黃太冲明夷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茗文謂其私造典禮時賢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竹垞何義門劄記中多所譏評是是非非不稍依違。汪茗文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謬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

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

者非之。所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

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

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

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

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公歎服，有所作，必請裁定，曰：

書不過閻先生曰：訛謬書出。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

定，未可輕示人。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延先生襄訂最久。徐公手

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

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鄉問孟子，慮緩不



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又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邳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皆服其精確。先生最尊朱子，而訂正集注十餘條，亦最有功朱子。非若毛奇齡之肆口駁詰，節外

生枝有意與朱子爲難也。世宗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事必等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所著又有潛邸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學掌錄、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春四堂諸集。子泳、官中書舍人、有文名。



四書釋地

羸 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旣成辨一篇、越三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留^①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



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一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其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

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歆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襁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己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邪。郝氏之誤解。可足據邪。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丘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

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邪。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

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

伯厚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酈注，然

已兩說互存。旣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山南有古冢，俗

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上有夷齊之廟，蓋

莫能定爾。總之，認餓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遜迹，認餓爲恥食周

粟，則寧死。唐虞揖讓，區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子程子

或傳常熟鉅公與人論學曰：讀書某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

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字旣程

子矣，曷又子之？且程子明道乎？伊川乎？何不明標出此四字已不



能解矣。人多莫能應。余曾代應之曰。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註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真見其兄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字。而總一程子曰。迄今讀近思錄者。可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耳。於答是也何有。少正卯。少正卯之誅。朱子素極辨其無。而論語序說猶載此。又釐革之未盡者也。陳幾亭曰。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



爲其夙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墨翟或問墨翟、人方儼之以孔子、而孟子至比於禽獸、得毋甚與。余曰、莊子稱其教曰、死無服、蓋以服則傷生而害事、曰相率強、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是何言之悖也。竊以大鳥獸苟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鳴號踴躍、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今墨子教若此，是禽獸之弗若矣。吾固以孟子猶寬言之也。

執玉高卑 孫學翼讀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疑何古驗而

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罷，不覺悚然。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警歛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



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興俯獻、酬禡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卻錡乞師於魯、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具應信若龜策、蓋先王所以制人心